

看似写历史，实则写现在；看似问过去，实则问将来。

全新修订增补版

苦难辉煌

苦难辉煌

金一南

著



作家出版社

全新修订增补版

苦难辉煌

苦难辉煌

金一南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苦难辉煌 / 金一南著. -- 全新修订增补版.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5063-7923-6

I. ①苦… II. ①金… III. ①中国历史-现代史-通俗读物 IV. ①K27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70652号

苦难辉煌 (全新修订增补版)

作者: 金一南

总策划: 刘方高路

出版统筹: 华婧

特约监制: 柳易

营销统筹: 金石开

责任编辑: 苏红雨 宋迎秋

装帧设计: 韩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qia@zuoqia.net.cn

<http://www.haozuoq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609千

印 张: 32.25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7923-6

定 价: 58.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苦难辉煌》2009年出版至今，发行量已逾百万。今天修订，首先为补缺、正误。本书涉及大量历史事件和众多历史人物，成稿年代资料不像今天这样丰富，查询也不像今天这样便捷。例如原书曾经描述国民党将领周浑元：“他是哪里人氏？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军旅生涯？他在何处而终？此人跟着薛岳，长追红军两万余里，但来也无影，去也无踪。”就为这句话，书籍出版后众多读者来信来电，提供多种周浑元的资料，这一缺憾终得弥补。又如初稿曾以石原慎太郎为“九一八”事变灵魂人物石原莞尔之子，这一失误现在也得到纠正。再如强渡大渡河到底是几条船、是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当年安顺场先锋、红一师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之子提供了其父留下来的珍贵资料，也使新版书的描述更为清晰准确。还有若干建议与修改，不再一一赘述。“众人拾柴火焰高”，《苦难辉煌》根据大家意见进一步修订，势在必行。衷心感谢每一位对本书提出批评建议的人！

其次，增加、补充了对一些事件及人物的描述，使本书整体上更为丰满。

最后，也想借此表达一下修订过程中的内心感受。

中国革命从来不是一场被看好的革命，中国共产党也从来不是一个被看好的政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同样从来不是一条两边鲜花盛开、中间铺上红地毯的道路。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恐怕也是如此。机缘、时运、窍门从来不属于这个事业。只有依靠不屈不挠的坚韧、义无反顾的顽强、前仆后继的牺牲。过去的革命如是，今天的改革依然如是。披荆斩棘，特立独行。

海外一位“民运领袖”曾发出感慨：“我们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了共产党的韧性。”

什么叫共产党的韧性？

这种韧性又从何而来？

党的韧性，从根本上说源于党人的韧性。近代以来，没有哪一个政治团体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拥有如此众多为了胸中的主义和心中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奋斗者。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怕苦、不怕死，只为主义，只为信仰。他们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展现了空前顽强的生命力和战斗力。

《苦难辉煌》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富含生命力、战斗力的坚韧之性。

这支跨过万水千山的队伍，从出发那一天起就一直在演变：牺牲的，叛变的，出走的，腐败的……这种演变到今天也没有停止。新陈代谢，吐故纳新。“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队伍主体从未改变，一直在民族救亡、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坚守自己的时代担当。

这就是这个党最大的韧性所在。

她是胜利者。

过去是，今天是。

今后能不能也是？

我们的思维，就此出发。

金一南

2015年2月25日于海南

第一版前言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过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到2050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我们没有在丢掉自己的宝藏吗？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把他的话反过来设问：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他事物感动，又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吗？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

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这个著有《为历史而战斗》的人早已去世，其话语仍然在新世纪全球动荡的回音壁上回响。

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

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要改变国歌中的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

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

这就是民族脊梁。

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

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金一南

2008年9月24日

目 录

第一章 | 地火

-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 / 4
- 第二节 钢铁斯大林 / 14
- 第三节 谁人看中毛泽东 / 21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二章 | 东方之梦

- 第一节 一言难尽的一衣带水 / 38
- 第二节 清水加饭团，酿成法西斯 / 46
- 第三节 腾空而起的黑翅 / 50

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又是中国最新的老师。中国革命者从日本译来了《共产党宣言》，日本浪人却在中国炮制出法西斯理论。“三羽乌”从蒸汽浴室腾空而起，给世界的东方带来巨大黑暗。

第三章 | 岩浆

- 第一节 领袖·思想·意志 / 56
- 第二节 谁人发现蒋介石 / 60
- 第三节 笔杆子，枪杆子 / 72

蒋介石不是孙中山选定的接班人，毛泽东也不是共产国际钦定的领导者。共产国际让蒋介石作报告，却给毛泽东发讦告。蒋介石办杂志，毛泽东办报纸，皆由笔杆到枪杆。蒋介石以黄埔起家，毛泽东以井冈山起家。毛泽东通过枪杆子认识了蒋介石。蒋介石也通过枪杆子认识了毛泽东。

第四章 | “围剿”

- 第一节 李立三惊醒了蒋介石 / 82
- 第二节 战场与战将（一） / 91
- 第三节 战场与战将（二） / 103
- 第四节 外国的月亮圆（一） / 129
- 第五节 碉堡——典型的中国特色 / 136

李立三把舵的船，是一艘既勇猛奋进又剧烈摇摆的船。被称为“蒋何”的蒋军与被称为“朱毛”的红军在红色根据地迎面相撞，皆是战将如云。建议碉堡政策围困“朱毛”的并非德国顾问，而是朱德云南讲武堂丙班二队的同学金汉鼎。

第五章 | 崛起

- 第一节 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 142
- 第二节 大和民族的血祭 / 146
- 第三节 流泪更疯狂 / 154

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第六章 | 陷落

- 第一节 外国的月亮圆（二） / 164
- 第二节 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 179
- 第三节 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 / 188
- 第四节 擅变（一） / 199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是打碎了毛福梅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第七章 | 突破

- 第一节 国民党不缺智商 / 206
- 第二节 “朱毛确在军中” / 212
- 第三节 狭路相逢 / 216

白崇禧、陈济棠皆对红军行动了若指掌。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个字。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蒋介石，连红军自己也未意识到。掩盖了48年的隐秘，仍在《难忘的岁月》中维持岁月的尘封。

第八章 | 湘江，湘江

- 第一节 “老蒋恨我们比恨朱毛还更甚” / 232
- 第二节 就蒙一个蒋介石 / 235
- 第三节 枪林弹雨中的一军团 / 240
- 第四节 蒋介石仰天长叹：“这真是外国的军队了！” / 248
- 第五节 军人与政治 / 251

认为“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白崇禧，突然开放全、灌、兴铁三角，红二师却痛失宝贵战机。向来披坚执锐的红一军团，对自己战斗能力还能支撑多久发生动摇。湘军悍将李觉却至死不承认抄了林彪的军团部。

第九章 | 烈火真金

- 第一节 嬗变（二） / 258
- 第二节 残兵·火种 / 264
- 第三节 风火来去—陈毅 / 271
- 第四节 万劫也复 / 277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寡廉鲜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第十章 | 瞩目大西南

- 第一节 一石数鸟 / 282
- 第二节 量变，质变 / 286
- 第三节 中国出了毛泽东 / 293
- 第四节 薛岳苦了王家烈 / 296
- 第五节 刘文彩，刘文辉，刘湘 / 302

蒋介石首次进军大西南。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皆是收拾对象。遵义会议人事变动在黄平橘林商定。张闻天心中的“钦公塘”。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红军作战讲究出敌不意，入川行动却落入刘湘意料之中。

第十一章 | 苦难辉煌

- 第一节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 310
- 第二节 火中凤凰 / 316
- 第三节 鲁班场，周泽元 / 324
- 第四节 赤水不是逍遥津 / 332
- 第五节 入滇，危局中的大智大勇 / 338

毛泽东一生四次败仗，两次发生在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后又差点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吴奇伟穷追红军一路，1949年10月1日却立于开国大典的观礼台。红军战略决策的变化令人眼花缭乱。没有句句是真理，只有步步实事求是。

第十二章 | 大渡桥横铁索寒

- 第一节 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 346
- 第二节 会理裂痕：无法回避 / 350
- 第三节 永恒的青铜像 / 361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纪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六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援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第十三章 | 阴间多云

- 第一节 暗流 / 370
- 第二节 残阳如血 / 381
- 第三节 开裂的坚冰 / 385

蒋介石想打苏联牌，苏联也想打蒋介石的牌。蔡元培一边说抗日一边老泪纵横，眼泪滴到汤盘里。红军穿插于赤水河之际，“东方劳伦斯”走遍大半个中国。“三羽乌”是弃物，刺客就不是了吗？被蒋介石也被个人野心涮惨了的张学良，灼热的灵魂已成滚烫的岩浆。

第十四章 | 福兮祸所伏

- 第一节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 392
- 第二节 毛泽东的三个九月九 / 401
- 第三节 山丹丹花开 / 410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第十五章 | 历史与个人

- 第一节 踌躇分水岭 / 426
- 第二节 一句顶一万句 / 437
- 第三节 个人决心中的历史，历史决心中的个人 / 449

降日与抗日，皆在一念之间。只会唱《大刀进行曲》，还不能明白那段历史。毛泽东被蒋介石通缉，又被张国焘通缉。连陈昌浩都发生动摇，铁锤还能成其为铁锤么？秘密谈判破裂，蒋介石要“围剿”到底。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第十六章 | 狂飙歌 / 467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在世界东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国而失掉名誉，又因中国而恢复名誉。“盖棺论定”讲一个人生命的完结，却不能讲一段历史完结。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漫长的历史。常说殊途同归，殊途永远无法同归。

无终结的历史。

无终结即是一切的终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参考书目 / 493

地火

第一章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

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历史不论多么精彩纷呈、多么惊心动魄，当活动于其中的那些鲜活的生命逐渐消失之后，也就逐渐变成了书架上一排又一排积满灰尘的故纸。

静悄悄的图书馆内，靠角落那个书架上，有本如秋叶般枯黄脆裂的书，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0月重庆初版。翻到第195页，见一篇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12月12日的日记：

……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

颇像一部拙劣惊险小说的开头。可以想见，当年写到这里，作者握笔的手定在不住颤抖。

接着往下写：

……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促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巅陡绝，攀援摸索而上……

竟然连“离地丈许”的高墙也认为“不难跨越”，上墙之后未及细看又飞身纵下而跌入深沟，出逃之狼狈仓皇与求生之急切鲁莽，浑然一体。

难以想象，这个越墙攀山身手不凡之人已年逾五十。

他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

所记之事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称“西安事变”。

事变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审蒋、除蒋。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4日红军将领致张学良、杨虎城电，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都是这个态度。

事变第三天，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毫无疑问，张学良部队举行兵变的原因，应

当从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帮助日本帝国主义推行奴役中国的事业的那些亲日分子的阴谋活动中去寻找。”他们认为张学良是日本特务，事变乃日本阴谋所主使。

日本政府则认为莫斯科同张学良达成了“攻防同盟”，张学良是苏俄工具。苏俄才是事变真正的后台。东京《每日新闻》发表社论：“中国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

南京方面，何应钦调兵遣将要动武，宋美龄穿针引线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连平日颇为持重的居正也用变调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还不讨伐张、杨，难道我们都是饭桶吗？！”

凡此非常时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无人是饭桶。

量变堆积历史，质变分割历史。人们能够轻松觉出每日每时不息不止的量变，却不易觉出行将到来或已经到来的质变。

1936年12月12日，当中国政治包含的量变已经足够时，所有各方便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历史来到十字路口。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苏联和共产国际、日本昭和军阀集团，都在既谨慎又顽强，既坚定又游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着自己的立场，又修改着自己的立场。表白的同时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时又在表白。

在华清池跌伤了腰腿的蒋委员长，更是一瘸一拐来到十字路口。

事变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挠翻墙越院求生，后不管不顾躺在床上寻死；先当着张学良的面，明骂其受赤党指使，后又当着周恩来的面，暗示想念在苏联加入了赤党的儿子。

委员长方寸大乱。他连衣帽都未穿戴整齐，沉重的历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将终生最为心痛的一句话，留在那页干枯得几乎要碎裂的纸张上：

此次事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可竟全功者，竟坐此变几全隳于一旦。

和共产党苦斗8年，最后就差了两个星期。8年共2920天。两个星期为14天。8年与两个星期之比，为1000:4.7。所谓差之毫厘，便失之千里。

他把这句话一直默念到1975年4月5日清明节。

该日深夜11时50分，他在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病逝。

共产党人终剿不灭，是其终生不解之谜。

生命不在了，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重庆版的日记也化为纸灰，谜底却依旧留在那里。

第一节 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

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的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的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

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

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

为什么后半生居住的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个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

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融为了一体。

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

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吗？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